

# 越芒语声调的起源

[法]米歇尔·费奥里斯著<sup>①</sup>

高永奇译 曾晓渝校

**校、译者按** 这是一篇探讨越芒语声调起源的文章。本文中作者对越芒语声调的起源问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即越芒语声调的起源由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所致。外因是汉语对越芒语的影响，使得越芒语有了像汉朝时候的汉语那样的一个半音节和单音节两种对立的音节形式。同样受当时汉语的影响，越芒语产生了紧—松元音的对立。作者在论述这种语言之间的“传递”关系时，把越芒语分为前古越芒语时期和后古越芒语时期两个不同的阶段，这就为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今天越芒语族各种语言中会呈现出“南四北六”两种类型的声调格局。引起越芒语声调产生的内因，在作者看来，是音节类型从前古越芒语到后古越芒语的转变带动了音系结构的变化。作者认为，与一个半音节和单音节相呼应的紧—松元音的对立，由于不同韵尾的影响而分化为后来不同的声调。

有关声调起源的问题的研究肇始于东南亚语，作者的观点可谓“一家之言”。不管我们是否赞同作者的结论，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提要** 越芒语可以分为前古越芒语和后古越芒语两个时期。由于受汉语的影响，前古越芒语有单音节和一个半音节两类。它们导致松紧的区别，这种松紧之别跟汉语的松紧不同，不是表现在元音高低上，而是根据韵尾的不同而导致有无声门收缩音出现。越芒语声调产生跟韵尾的不同有直接的关系。具体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收缩音韵尾-ʔ变为高/曲折调，形成两调对立；第二阶段，喉擦音韵尾-h的失落产生另一类高/曲折调，跟第一阶段的调型成三调对立系统。同时，辅音声母的浊音清化跟调的分化有联系。

**关键词** 古越芒语 声调 韵尾 声门收缩音 喉擦音韵尾

## 1. 导言

首先为越南语声调起源问题做出贡献的要算是著名的汉学家马伯乐先生（Henri Maspero, 1912）。他根据汉越语材料论证了越南语的六个声调可以分为两个系列：“平—锐—问”来自古代的清辅音首音，“玄—重—跌”来自古代的浊辅音首音。

后来的残留问题是奥德里古尔在其开创性作品《越南与声调的起源》（André G. Haudricourt, 1954）中解决的。他主要论证了第一层的三个调（平—锐—问）来源于古代喉音韵尾。简单地说就是，“锐—重”调来自古代的喉塞音ʔ，“问—跌”调来自古代摩擦音，而

<sup>①</sup> 米歇尔·费奥里斯，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奥德里古尔。长期从事东南亚语言以及汉语的历史研究，研究成果丰硕，在国际语言学该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

“平一玄”调来自元音韵尾。奥氏的观点后来又得到马提索夫（James A.Matisoff, 1973）的发展和补充，以此说明东南亚语言的声调现象。

迪福乐（Gérard Diffloth, 1989）反对奥氏的观点，提出构拟一个较早的古越芒语的跟清元音相对的嘎吱元音来解释越南语锐一重声调的起源。显然，这样确实解决了越芒语族内部语言声调的起源问题，但另一方面，却为南亚语系其他语言声调起源问题带来了困难。

我在此提出一个新的假设来说明越南语声调的对立：锐一重调相对于平一玄调，其他语言中它们的同源词反映出了较早的松紧元音的对立，这种松紧的对立是来自汉代汉语的影响。这个假设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奥德里古尔的理论。

这种假设让我们把古越芒语分为前古越芒语和后古越芒语。前者是受汉语影响之前的情况，后者是传统的古越芒语阶段，是所有越芒语的直接祖先。

2. 古代越芒语阶段（这里指后古越芒语）

现在，可以断言现代越芒语的所有声调系统都来源于一个基本的三调系统。这个三调系统相对于古代越芒语的韵尾-Ø（无标记元音韵尾），-ʔ（收缩响音韵尾），-h（喉擦音韵尾）。塞音尾音节-C(清音韵尾)是与此分离的。

- -Ø：无标记的响音韵尾（元音、半元音、鼻音、边音）。
- -ʔ：缩音的响音韵尾（元音、半元音、鼻音、边音）。
- -h：喉擦音韵尾。
- -C：塞音韵尾。

可以概括如下：

-Ø	-ʔ	-h	-C
元音	元音	元音	元音
半元音	半元音		
鼻音	鼻音		
边音	边音		

很显然，古越芒语是一种无声调语言。  
元音韵尾后面的收缩音-ʔ来源于古南亚语的塞尾-ʔ。

3. 越芒语声调的起源

简而言之，越芒语声调主要由两个特征引发：

- 在-ʔ 尾跟-h 尾的音节中，失去喉音特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ʔ 变为高/曲折调，假设是上升而轻微收缩的，这就跟-Ø形成两调的对立。第二阶段是喉擦音-h 的失落，产生第三类高/曲折调，跟先前的两个调形成三调系统。
  - 塞音首辅音的浊音清化（响音变为非响音）跟调的分化有联系。
- 上面两种变化同时发生，导致不同的声调系统产生（Ferlus 1998a）。
- 如果塞音首音的塞音清化发生在两个喉音特征-ʔ 和-h 失落之后，那么这种语言就发展成为像北部越芒语那样的六调系统（越南语、芒语、土语）。
  - 如果浊音清化晚于喉塞音-ʔ 的变化，而-h 还没保留着，那么这种语言就发展为一种像

南部越芒那样的四调系统为基础的语言〔麻楞语 (Maleng), 阿里姆语 (Arem), 萨克 (Sách) / 鲁克语 (Rục), 他翁语 (Thavung)〕。

下面我给出越南语、昆占语 (Cuối Chấm) (个人材料), 萨克/鲁克语 (Sách/ Rục) (阮文龙 Nguyễn Văn Lợi, 1993 和个人材料), 阿里姆语 Arem (个人材料) 等语言的例子。

**越南语:**

书面标准越南语的声调系统可以如下建立 (用 quốc ngữ 的拼法):

	元音韵尾				辅音韵尾
*辅音首音	重	锐	问	~	锐
*元音首音	玄	平	跌		平

- 在元音结尾的音节中, 所有的六个声调都有。
- 在鼻音 (-m、-n、-nh/-ng) 和古边音 (\*l>越南语 -i/-y) 收尾的音节中, 只有由-Ø (重—玄) 和-ʔ (锐—平) 产生的两个声调出现在真正的越芒词上。跟-h (问—跌) 关联的声调, 只出现在汉语借词和表情词上。
- 由-h 尾产生的声调, 出现在或者元音韵尾, 或者古代擦音-s (>-l<sup>h</sup>>越南语 -i/-y) 变来的音节上。
- 尾音是塞音 (-p、-t、-ch/-c) 的塞尾音节的声调, 被认为跟锐—重调有同样的音高, 但是它们在整体上跟元音韵尾音节形成的子系统形成对立, 成为另一子系统。
- 在一些两个声调——一般是平—跌, 也有问—跌——混杂的方言中, 六个声调会减少为五个。

芒语各方言都拥有一个相似的六调基础系统。

**昆占语 (Cuối Chấm):**

昆占语 (Cuối Chấm) 是 Nghệ An 省 Tân Kỳ 地区土语 (Thổ) 次语组的一种方言。

	元音韵尾			辅音韵尾
*辅音首音:	[45]	[324]	[55']	[34]
*元音首音:	[43]	[21]	[11']	[32]

- 所有的六个声调都可以出现在元音收尾的音节上。
- 尾音 -l 保留在[45]—[43]调和[324]—[21]调上 (越南语重—玄调和锐—平调)。被-l 代替的古代尾音-s 跟[55']和[11']调 (即越南语的问—跌调) 相联系。

**萨克/鲁克语 (Sách / Rục):**

萨克语 (Sách) 和鲁克语 (Rục) 两种话显现出细微的不同, 而实际上是同一种语言。它们形成 Quảng Bình 省 Tuyên Hóa 地区的库特语 (Chút) 次语组。

	元音韵尾		辅音韵尾	
*辅音首音:	v	vʔ	vh	vC
*元音首音:	ỳ	ỳʔ	ỳh	ỳC
声调:	清晰元音	v [44]	vʔ [45']	vh/vC [45]
	呼气元音	ỳ [11]	ỳʔ [11']	ỳh/ ỳC [11]

第五调[423]只出现在 Nguồn 语的借词上。

**阿里姆语 Arem:**

阿里姆语(Arem), 或者叫 Châmrau[cmraw]语, 是在 Quảng Bình 省 Tuyên Hóa 地区不到

100 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元音韵尾		辅音韵尾	
*辅音首音:	v	vʔ	vh	vC
*元音首音:	ṽ	ṽʔ	ṽh	ṽC
声调:	v[清晰]	vʔ[上升的、收缩的]	vh/vC[清晰的]	
	ṽ[呼气声]	ṽʔ[呼气声、收缩的]	ṽh/ṽC[呼气声]	

比较词表

词义	越南语	Chõl Châm 语	Sách/Rục 语	Arem 语
三	ba	pa <sup>45</sup>	pa <sup>44</sup>	pæ
瘤牛	bò	pɔ <sup>43</sup>	pɔ <sup>11</sup>	pɔ
鱼	cá	ka <sup>324</sup>	ka <sup>45'</sup>	kæʔ
母亲	mẹ	me <sup>21</sup>	məe <sup>11'</sup>	—
吮吸(奶)	(bú)	—	pù <sup>11'</sup>	pùʔ
烟	khói	khɔj <sup>324</sup>	kəhɔj <sup>45'</sup>	ahajʔ
鸟	chim	ci:m <sup>45</sup>	ici:m <sup>44</sup>	ici:m
儿子	con	kɔ:n <sup>45</sup>	kɔ:n <sup>44'</sup>	kɔ:n
无粘性(米)	lòn	—	pù <sup>11'</sup>	pùʔ
肝	—	lɔ:m <sup>43</sup>	ləɔɲ <sup>11</sup>	ò:n
四	bốn	pɔ:n <sup>324</sup>	pɔ:n <sup>45'</sup>	puənʔ
咸	mặn	maj <sup>21</sup>	màn <sup>11'</sup>	mənʔ
膝盖	gối	—	thu:l <sup>45'</sup>	ləkuəlʔ
米白	côi	kɔ:l <sup>324</sup>	tko:l <sup>45'</sup>	—
草	cỏ	kɔ <sup>55'</sup>	kɔh <sup>45</sup>	—
劈	chẻ	—	ceh <sup>45</sup>	aceh
呕吐	mửa	ba <sup>55'</sup>	bah <sup>45</sup>	aðah
中间	giữa	k <sup>h</sup> re <sup>11'</sup>	təah <sup>11</sup>	—
七	bảy	paj <sup>55'</sup>	(pal <sup>423</sup> )	pɔh
舌头	luỗi	le:l <sup>11'</sup>	ləal <sup>h11</sup>	liəh

4. 奥德里古尔的理论

奥德里古尔 (André G. Haudricourt, 1954) 清楚地解释了越南语声调的起源。按照作者的观点, 锐一平调起源于古代的声门音韵尾, 问一跌调来源于古代的摩擦音韵尾, 而重一玄调则产生于元音韵尾。他把越南语声调的起源分为三个阶段:

- 1. 古代越南语是一种无声调语言。
- 2. 声门塞尾-ʔ发展为上升的调型, 擦音尾-h 发展为一个下降的调型。开音尾-Ø保留着平滑的调型。结构产生了三调系统, 古代三组调: 重一玄 (来源于-Ø尾), 锐一平 (来自-ʔ尾), 问一跌 (来自-h尾)。
- 3. 浊音首音的清化, 使得三调系统分化为两个系列。结果产生了六调系统。同样类型

的解释可以证明所有越芒语的声调系统，即使它们有的表现为保留尾音-h 的四调系统或者它们属于这种音域的语言。

奥德里古尔所分析的越芒语声调的产生

1 (无调)	2 (3 调)	3 (6 调)	现在
pa	pa-	pā	ba
ba	ba-	pa_	bà
pa?	pa´	pa´	bá
ba?	ba´	pa,	bạ
pah	pà	pà	ba
bah	bà	pa、	bã

尽管奥德里古尔的模式作为总体概述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但在越芒语和越南语的声调起源的一些要点上，还不能做出解释。

通过跟其他孟高棉语相比，检查原来三调系统的起源，表明一些语音结构的描写是一致的。William A. Gage (1985) 指出，塞音韵尾-ʔ跟锐—平调的联系（料想到的一致）就像跟重—玄调（未料想到的一致）的联系一样。让我们检查一下在克木语——一种有同源关系的临近语言——跟越南语之间的一致情况：

	克木语	越南语	词义
料想到的一致	sɔʔ	chó	狗
	kaʔ	cá	鱼
	ɲkoʔ	gạo	米
未料想到的一致	kmaʔ	mua	雨
	mpoʔ	bao	做梦
	lmboʔ	bò	瘤牛

可以讨论的是，克木语跟越南语从原始南亚语长期分离之后，曾经历了一种未知的语音变化。但并不反常，这双向的一致事实上是越芒语声调起源过程中第一阶段的结果。

● 带鼻音边音尾的锐—平调的存在，预示着孟高棉语族韵母内部有着一一种古老的声门化现象。

● 声门塞音变为上升调型、韵尾擦音变为下降的调型的假设，是一种纯粹的投机。从对各种变化的观察我们知道，这两种调型变化并不一致，韵尾声门塞音上升是在韵尾擦音变为下降调之前发生的。在越芒语的次语族之一的南方语言中（如麻楞语、阿里姆语、Sách/Ruc 语和他翁语），还保留着-h 韵尾的四调系统。据我们所知，没有一种语言是在-ʔ尾丢失前首先改变韵尾-h 的，最多在麻楞布鲁（Maleng Bro，一种麻楞语方言）中古老的擦音韵尾-h 同声门韵尾混合在一起，（Ferlus, 1997）。一般情况下，在喉音变化的第一阶段，受语音系统变化的压力，来源于-ʔ尾的收缩音，看起来要比后来朝着升调和降调方向发展的情况显著。在第二阶段，-h 尾变化的方向是以一个新的收缩音代替原来的声门塞音，作为第二个收缩音。

5. 迪福乐的古南亚语嘎吱元音假设

迪福乐（Gérard Diffloth, 1989）有一个假设，古南亚语存在一种双向对立：嘎吱元音对应于清晰元音。他在古 Katuic 语、古 Pearic 语和古越南语（=越芒语）中进行了重构。我将简要检查越南语和 Ta-Oy 语中的情况，然后分析这一假设。

越南语：

根据迪福乐的假设，古代越南语是一种元音韵尾音节没有后塞音-ʔ的语言。今天越南语中元音韵尾的锐—平调，反映了早期的嘎吱元音；而重—玄调则代表了早期的清晰元音。迪福乐的重新分析忽略了克木语中的-ʔ尾跟这些两组调的一致性。他同样认为锐—重调带有鼻音/边音韵尾。

表：早期越南语中嘎吱元音跟清晰元音对立的表现

尾音	*清晰元音	*嘎吱元音		
	元音尾音		塞音	*擦音
*辅音首音	重	锐	锐	问
*元音首音	玄	平	平	跌

例如：

古越南语清晰元音[v]：

元音	半元音	鼻音	边音（-l>-i/-y）
mura “雨”	tai “耳”	con “儿子”	cây “树”
bò “瘤牛”	ruồi “飞”	rừng “森林”	về “返回”

古越南语嘎吱元音[v̌]：

chó “狗”	muối “盐”	bốn “四”	gối “膝盖”
rựa “砍刀”	khói “烟”	nặng “重”	bụi “灰尘”

古越南语擦音-h 和-s 尾（>-lʰ>-i/y）：

cỏ “草”	bảy “七”
gỗ “木头”	mũi “鼻子”

卡度语（Katuic）：

在 Katuic 语组中，只有两种语言：它兰语（Talan）和翁语（Ong），它们是关系密切的两种语言，迪福乐根据很少的语音特征证明古卡度语（Katuic）中有嘎吱元音和清晰元音的对立。进一步观察，该语组其他语言中没有这样的特征。

表：Talan 语中早期嘎吱元音跟清晰元音的对立

*古韵尾	-m	-n	-ɲ	-ŋ	-p	-t	-c	-k	-∅	-w	-j	-r	-l	-s	-h
*嘎吱元音															
短元音	-mʔ	-nʔ	-ɲʔ	-ŋʔ											
所有元音					-mʔ	-nʔ	-jʔ	-ʔ	-∅	-w	-j	-r	-l	-s	-h
长元音	-m	-n	-ɲ	-ŋ											
*清晰元音	-n	-n	-ɲ	-ŋ	-p	-t	-c	-k	-∅	-w	-j	-r	-l	-s	-h

简单地说,鼻音韵尾中我称之为“强嘎吱音”(-mʔ, -nʔ……)的音,这类韵尾跟随的是短元音;另一种我称之为“弱嘎吱音”(-'m, -'n……),这类韵尾跟随的是长元音,迪福乐教授把它们区别开来了。两者的作用在于补充性的区别,而这种相互间的区别并没有联系。应该注意,这种情况在翁语(Ong)中不存在。

古代嘎吱元音最壮观的影响是塞尾音-p、-t、-k变为-mʔ、-nʔ、-jʔ、-ʔ。

清晰元音对韵尾没有影响。

当然人们可以假设,在没有被使用者发展的它兰语(Talan)中,早期嘎吱元音的影响相对于首音清化来说是独立的:

**皮尔瑞克语(Pearic):**

在皮尔瑞克语(Pearic)中,Chong语的地位跟Katuic语是相似的。

## 6. 评说迪福乐(Diffloth)的假说

让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迪福乐(Diffloth)有关古南亚语嘎吱元音的假说。

人们可以对一方面是越南语,一方面是Katuic(也是皮尔瑞克语之一)的重大区别发表看法。在越南语中,确凿的早期嘎吱元音对塞韵尾没有影响,(-p-t-c-k>越南语-p-t-ch-/c),而它对元音韵尾的影响通过锐一平调(相对于重一玄调)表现出来。在Katuic语中,嘎吱元音影响到所有的韵母。如果嘎吱元音确实在古南亚语中存在,那么,它应该对越南语和Katuic语有相同的影响。

在Katuic次语组中,只有Talan语与其近亲翁语(Ong)体现了影响来自古南亚语嘎吱元音的假说。在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中(也就是不包括孟达语族),只有越南语、Katuic语和Pearic语有类似的表现。如果元音的清一嘎吱[v~v']存在于古南亚语中,很难想象它会在众多的Katuic语和南亚语中消失。如果它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这样的一种重要的对立应该变成新的对立,才能避免语音语义相混的重大风险。这种情况在著名的Katuic语支中什么也没有表现,只有在迪福乐(Diffloth, 1982)他自己构拟的系统中才有这种语音,而其他南亚语中没有。

在Pearic语中,迪福乐展示了在无声门音单词同它的派生词中的一个很有趣的一致现象(注:v清,v'清/声门,v̥送气,v̥'送气/声门)。

khe:t “梳(动)”	kənə:t “梳子”
kɛ:p “烤烘手杖”	kəŋɛ:p “烤烘的手杖”
pɛ:k “笑(动)”	kəŋɛ:k “笑话”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无声门音词根是单音节的,而由它派生出来的有声门音韵尾的词是一个半音节的。这一点为解决越南语中的紧缩韵(越南语锐一平调)以及Katuic语和Pearic语中的声门化/嘎吱音现象开启了一扇大门。它表明这些特征跟一个半音节之间的一种联系。

一句话,我们讨论的语音上那些现象很难说是起源于迪福乐所假设的古代南亚语的嘎吱元音。我将努力证明它们很可能是由于汉朝时候汉语的影响,而产生过一个半音节的新阶段。

## 7. 古汉语单音节理论概要

现在来讲讲古汉语单音节化的理论也许会有用(Ferlus, 1998b),这种知识对于理解越南语锐一平调的起源以及一系列的发展是必要的。这种现象发生在上古汉语跟中古汉语之间。上古汉语是以《诗经》做代表。《诗经》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由孔子删定的,其韵由白一平

(William A. Baxter, 1992) 构拟, 中古汉语以《切韵》为代表, 《切韵》是由陆法言于公元 601 年编纂。后来的《韵镜》即以它为基础。

在深入讨论之前, 我必须向本文的读者承认古汉语单音节理论远没有被那些守在坚固城堡中的汉学家们接受。

据断言, 古汉语是一种双音节的语言。这意味着它的部分单词是单音节组成的, 而另一部分是双音节单词, 正适合一个半音节的类型 (根据马蒂索夫的定义)。这种类型更宽泛地代表了东南亚南亚语系语言的情况 (Ferlus, 1996)。一个半音节是由一个主要音节前面加上一个前置音节组成。主要音节跟单音节词相同, 而前置音节是一个简化的轻声的无音位性元音的音节。前置音节可以是前置语素也可以是一个中性的无意义的成分。

单音节: CV (C)

一个半音节: C-CV(C)

简言之, 古汉语一个半音节 C-CV(C) 发展出紧音 (T)。可以设想这是肇始于音节开始辅音从 C-C- 的合并。相对的, 单音节 CV (C) 发展为松音 (L)。那么, 一个半音节的词由于失落前置音节而变为单音节词。这样, 先前的音节类型的对立——C-CV(C) 对 CV (C)——就被一种新的紧—松对立 (T~L) 所代替。这种现象与元音分裂现象相联系: 紧元音中元音降低, 松元音中元音上升。如果把著名的汉学家们对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语音构拟比较一下的话, 这种元音的变化就很容易观察到, 特别是白一平的构拟 (Baxter, 1992)。反过来, 这又证明了这些著名学者的古音构拟。我的假设是, 音节类型的混合导致了元音松紧的对立, 由此发展到中古汉语——已经证实了的一种有声调语言。

后来, 在第二阶段, 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后, 介音-r 模糊了当时的情况。这就是中古汉语表现出的四调系统: 紧音节变为 I/IV 调 (上古没有介音-r) 或者变为 II 调 (上古有介音-r), 而松音节变为 III 调 (上古有介音-r 或者没有介音-r)。这在高本汉 (Karlgren, 1957) 的构拟系统中被描绘出来。

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声调
C-CV(C)(紧)	→ CV(C)/T + 元音降低	I/IV(-r) 或者 II (+r)
CV(C)(松)	→ CV(C)/L + 元音上升	III (±r)

应该记住的重要一点是, 紧音一定发生在一个半音节 C-CV(C) 上, 而松音发生在单音节 CV(C) 上。这种紧—松 (T~L) 的对立可能蔓延到其他语言, 像古代的越南语, 它跟汉语一直有密切的接触。

注: 现在, 这些断言必须精确。首先, 应该注意在单音节化结构完全影响所有一个半音节词语之前, 一种缓慢的、偶然的单音节化可能就已经一个个地影响了个别词语。其次, 一些首音从中带有软音成分的一个半音节类型, 会发展为松音, 就像单音节中的变化一样。

8. 对越芒语声调起源的新假说

我认为在汉朝政府征服了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以后, 古代越南语就受到汉语的不断影响。我把这一阶段称为“前古越芒语”, 把传统的“古越芒语”称为“后古越芒语”。由于双语现象, 上古汉语的紧音一个半音节导致“前古越芒语”一个半音节产生紧音。同样, 上古汉语的松音单音节导致“前古越芒语”单音节松音的产生。简言之, 紧—松 (T~L) 的对立是由上古汉语传进“前古越芒语”的。



上古汉语	(传给)	前古越芒语
C-CV(C) (紧音)	→	C-CV(C) (紧音)
CV(C) (松音)	→	CV(C) (松音)

从历史语音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语音变化上的创新跟语音的传播。创新发生在一种具体的语言、一个固定的时间、一个特定的地点。一般很难甚至不可能给创新定位出一个明确的标杆。传播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像波浪一样在一个地区内的相互接触的语言之间进行。发生在两个世纪以前的上古汉语的一些变化现在保留在东南亚的较小语言之中。另一重要的是，主要的语音变化的结果在创新语言和受影响语言之间一般是不同的。

这里，创新的语言是上古汉语，受影响的语言是前古越芒语。在上古汉语中，紧一松对立（即主要语音变化）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元音的分化伴随着紧音中元音降低及松音中元音上升等语音现象。与此不同，在前古越芒语中，紧一松的对立与元音的音高没有联系。在特定的条件下，紧音发展为声门的收缩音，发展为有标记的韵母，而松音便保留为无标记的韵母。结果语言就是“后古越芒语”了。

上古汉语	(转变为)	前古越芒语	后古越芒语
C-CV(C)/T (元音, 降低)	>	C-CV(C)/T	> C-CV(C)(声门收缩音)
CV(C)/T (元音, 上升)	>	CV(C)/T	> CV(C)(无标记)

前古越芒语的一个半音节产生紧音依赖三个条件：第一，无元音韵尾韵母、塞音尾（-p、-t、-c、-k）或摩擦音尾-s和-h；第二，韵尾是声门塞音（-ʔ）；第三，韵尾是鼻音（-m、-n、-ŋ、-ŋ）和边音尾（-l）。颤音尾（-r）应该还保留着，在一些麻楞语(Maleng)方言中还有，但它同样被看作跟边音混合了。有人可能会注意到，前古越芒语中没有元音韵尾。下面我将详细描述这三个条件。

(1) 紧音对前古越芒语中以塞尾-p、-t、-c、-k (>越南语-p、-t、-ch/-c) 收尾的韵没有影响。只有在越南语中，锐一平声调在这种条件被抑止，但是不跟其他两组调中任何一组形成对立，它们只是表现为在其他条件下跟锐一平调有相像的语音曲折形式。紧音对-h 尾的韵没有影响，表现为越南语中以元音收尾的问一跌调。紧音同样对-s 尾的韵表现为越南语中以-i/-y 收尾的问一跌调。

因而，在元音收尾的背景下，没有办法找回前期古越芒语的音节特征状况。

(2) 以-ʔ收尾的前古越芒语韵母中的紧音发展的结果还不太清楚，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让我们继续检查一下克木语和越南语中有关系的上述两种类型：克木语的-ʔ对应越南语的锐一平调（料想到的一致），以及克木语的-ʔ尾对应越南语的重一玄调（未料想到的一致）。

料想到的一致：

克木语-ʔ	越南语锐一平调	词义
soʔ	chó	狗
kaʔ	cá	鱼
taʔ	đưa	单独的
h <sup>h</sup> la	lá	叶子
seʔ	cháy	小学校长
buʔ (乳房)	vú	乳房、吃奶
pleʔ	trái	水果
boʔ (穿衣服)	bó	捆、包

sroʔ	(khoai) sɔ	芋头
ɲkoʔ	gəo	米
klɲaʔ<kǎʔ ɲaʔ	nhɤa	树脂
klmeʔ<kǎʔ meʔ	mía	甘蔗

第一种类型的一致显现出了在克木语-ʔ尾单音节跟越南语锐一平调音节之间的一致。klɲaʔ“树脂”和 klmeʔ“甘蔗”有表现了一个半音节的情况，它们应该重新分析成 kǎʔ ɲaʔ和 kǎʔ meʔ，其中的 kǎʔ（越南语 cây）的含义是“树”。ɲkoʔ“米”的情况稍后再说。我认为这个表中的单词在早期的古越芒语时期跟现在的克木语应该是同源的。顺便指出，我们确实处在当初引导奥德里古尔阐明其著名的越南语声调起源理论的情景。

未料想到的一致：

克木语	越南语重一玄调	语义
kmaʔ	mura	雨
mpoʔ	(chiêm) bao	做梦
tɲpaʔ	(con) ba ba	乌龟（鳖）
lmboʔ	bó	瘤牛
sɲiʔ	ngày	日、天
cndreʔ	chày	棒槌
ʃruʔ	sâu	深
ʃriʔ	si	榕树
meʔ	mày/mi	你

另一个例子包含了 Arem 语在内的也可以加进来：

pdoʔ 酵母	dɔ (Arem 语)	酒精
---------	-------------	----

另一方面，第二种一致的类型表明在克木语-ʔ韵尾的一个半音节跟越南语重一玄调音节之间的一致性。之所以看起来不正常，在我看来，很明显：由前古越芒语一个半音节的产生紧音，引起尾声门塞音脱落，造成了后古越芒语的开音节。有一种模式引起我们得出这种结论，这种模式就是色当语（Sedang）先前的咽喉声门收缩音不再引发尾塞音和边音的脱落。（Gregerson 1976, Sidwell 1998, Smith 1967）

一句话，从前古越芒语发展到后古越芒语，尾塞音-ʔ不是受单音节中松音的影响而后来变为越南语的锐一平调。它是由前古越芒语一个半音节紧音的影响而致，并在后古越芒语中发展出一个新的开音节类型，这一类型产生了后来越南语的重一玄调。

（3）紧音对前古越芒语中带有-m、-n、-ɲ、-ŋ (>越南语-m、-n、-nh/-ng) 和-l（越南语-i/-y）韵尾的一个半音节的影响很简单。我猜测应该是，它产生了声门收缩音，并由此在后古越芒语产生了一对新的对立——跟前古越芒语单音节的松音引起的无标记的韵母相对立。声门收缩音发展为越南语的锐一平调并跟重一玄调相对立。

表：从前古越芒语的到后古越芒语的紧一松对立引起的结果

*尾音	-p -t -c -k	-s -h	-ʔ	-m -n -ɲ -ŋ -w -j -l
*一个半音节/紧	无影响		-ʔ>∅	收缩韵母
*单音节/松			-ʔ没变化	无影响
越南语声调	锐平	问跌	锐平—重玄	锐平—重玄

## 9. 总 评

要找到证据来证明提出的假设是很难的。特别是古代一个半音节跟锐一平调（与其他两组相对）之间的历史联系方面的证据很难确定。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按假设的情况要超过一个世纪：从我们所考察的时代开端——前古越芒语时期，到给我们提供古代越南语一个半音节明确证据的大约 12 世纪（那时是一个闭塞音的擦音化时代）（Ferlus, 1982）。问题很难解决还在于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单音节化发生的时间和方式。以下四点表明这个问题应该有两个阶段，这些阶段通过语音测音器检测到一个半音节的存在。

- 单词 gáy “（公鸡）打鸣”，越芒语的一种叫 Pong 的语言中为 tkal<sup>3</sup>，是一个半音节，证明应该包含两个阶段。锐调预示着前古越芒语有一个半音节，gáy 的首音 g-是在一个半音节中间产生的擦音化的结果。因此，可以复原变化的过程：前古越芒语 tkal>后古越芒语 tkalʔ，然后古越南语 tkalʔ>ɣalʔ（擦音化）>ɣalʔ（单音节化）>现代越南语 gáy。

- 根据我的假设，像单词 bôn “四”，tám “八”和 chín “九”在前古越芒语中一定有一个半音节，但是它们在 12 世纪单音节化了。我们可以注意，在南亚语的另一个邻近语言——莽语中，“八”和“九”是一个半音节的 tmham 和 tmθin。

- 单词 guom “剑”的例子好像是一个反例。首音 g-证明这个单词在古代越南语中应该是一个半音节的词，同样可以由 Sách 语中的 tkiəm 证明。但它没有表现为预料中的锐一平调之一！原因是它是来自汉语的一个老借词，很可能是在前古越芒语时期之后才产生的。

- 最后，让我们看看 gao “大米”这个例子，它同样好像是个反例。在前古越芒语中它可以构拟为 rkoʔ，在一些越芒语中同样有其他证据。Arem 语<sup>9</sup>kɔʔ，Thavung 语 ako<sup>3</sup>，甚至在克木语中是 rŋkoʔ。首音 g-在越南语中很有规则，但是平调在前古越芒语一个半音节的-ʔ尾音却是料想之外的，它在后古越芒语时期应该脱落才是。可以解释前颤音 r-代表一个软发音，跟后面的稳固发音的塞音首音 k-形成对立，结果两个语音单位合并而不能在首音丛中产生紧音。

前古越芒语跟后古越芒语的区别最重要。紧一松对立的在前古越芒语中引起的变化跟后古越芒语不同，从而带来越芒语的两大分支。特别是前、后古越芒语中一个半音节中塞音尾-ʔ的丢失，使得第一次的声调对立有了产生的条件。

### 参考文献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Diffloth, Gérard. 1982. Registres, dévoisements, timbres vocaliques: leur histoire en Katouïque. *Mon-Khmer Studies* 11:47-82.
- Diffloth, Gérard. 1989. Proto-Austroasiatic creaky Voice. *Mon-Khmer Studies* 15:139-54.
- Ferlus, Michel. 1982. Spirantisation des obstruantes médiales et formation du système consonantique du vietnamie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1(1):83-106.
- Ferlus, Michel. 1996. Evolution vers le monosyllabisme dans quelques langues de l'Asie du Sud-Est. Communication at the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Nov. 23, 1996.
- Ferlus, Michel. 1997. Les maleng brô et le vietnamien. *Mon-Khmer Studies* 17:55-66.
- Ferlus, Michel. 1998a. Les systèmes de tons dans les langues viet-muong. *Diachronica* 15(1):1-27.
- Ferlus, Michel. 1998b. Du chinois archaïque au chinois ancien: monosyllabisation et formation des syllabes tendu/lâche (Nouvekke théorie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u chinois). *31<sup>st</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Lund, Sept. 3-Oct. 4, 1998.

Gage, William W. 1985. Glottal stops and Vietnamese tonogenesis. In: V.Z.Acson and R.L.Leed(eds.)*For Gordon F.Fairbanks*, Oceanic Special Publication n°20.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

Gregerson, Kenneth J. 1976. Tongue-root and Register in Mon-Khmer. *Austroasiatic Studies* I:323-69.

Haudricourt, André Georges. 1953. La place du vietnamien dans les langues austroasiatique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49(1):122-8.

Haudricourt, André Georges. 1954.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69-82.

Karlgren, Bernhard. 1957. *Grammata Serrica Recensa*. Reprint from *Bulletin of the Museun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9:1-332. Stockholm.

Maspero, Henri. 1912.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ulletin s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2(1):1-127.

Matisoff, James A. 1973. Tonogenesis in Southeast Asia. In: *Consonant Types and Tones*, Southern California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No 1(Larry M. Hyman ed.):71-96.

Nguyễn Văn Lợi. 1993, Tiếng Rục [The Ruc language].Hànội: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Sidwell, Pual. 1998. A Reconstruction of Proto-Bahnaric. Thesi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Smith, Kenneth D. 1967. Sedang Dialect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42(3):195-255.

(高永奇 苏州大学文学院)

(曾晓渝 南开大学文学院)

## Abstracts of Main Paper in This Issue

### **Zhu, Xiaonong, Experimental phonetics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gives a concise accou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perimental phone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ese linguistics. Phonetics, or experimental phonetics, covers a great number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s.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it is concerned with linguistics. In phonetic sciences this small research field is called 'linguistic phonetics', and in linguistics it is called 'experimental phonology'. In recent years experimental phonology has been making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so that it can contribute to general phonetics; dialectology, phonemics/phonology,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even morphology and semantics.

### **Wang, Linhui, On the Phonetic Standard of Classifications of Chinese Dialects**

Based on the current classifications of Chinese dialects,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several phonetic standards adopted by the current Chinese dialects classifications and focuses on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single phonetic standar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synchronic phonetic standard is the major standard of Chinese dialects classifications.

### **Michel Ferlus, translated by Gao, Yongqi, The Origin of Tones in Viet-Muong**

The author proposes a new hypothesis showing that the Vietnamese tone contrast, *sac-nang* vs *ngang-huyen* and its cognates in other VM languages, reflects an earlier tense vs lax contrast that results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uring the Han times. This hypothesis leads us to divide PVM into an Early PVM, the stage just before the first Chinese influence, and a Late PVM, or traditional PVM, the direct ancestor of all VM languages. The first phase is the change of *-ʔ* into a pitch/contour melody that contrasts with *-Ø* in a two-tone system. The second phase is the loss of the laryngeal spirant *-h*, creating a third pitch/contour melody that contrasts with the two previous ones in a three-tone system.

### **Zhang, Yanchu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Syllabic Tones of Linhai Dialect**

Linhai dialect belongs to Taizhou part, south Zhejiang area, Zhejiang Wu Dialects.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phonology system of this dialect based on traditional linguistic method, and then conducted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tones, including their pitches and duration. The F0 numerical table and diagram of the syllabic tones are given. The standardization analysis with lz-score method is done. The duration of the tones is analyzed,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and the traditional one is contrasted.

### **Wang, Yufeng, An Analysis on the Tone Variation of *Jining***

Focusing on the variations of the tone pattern in *Jining* dialect, we analyzed how these variations happened and draw a conclusion that different reasons would cause different kinds of